徐悲鸿长孙徐小阳：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奔马精神永不止息

文/徐文欣

提到马，人们总会想起徐悲鸿。从博物馆的经典馆藏到百姓家的寻常画作，徐悲鸿笔下的马早已成为一种精神图腾。

为何徐悲鸿画的马，总在奔跑与嘶鸣？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，“马”的意象承载着怎样的精神内涵？徐悲鸿的“中西融合”之路，又能为今天的文明对话提供何种启示？在徐悲鸿长孙、徐悲鸿艺术沙龙理事长徐小阳看来，这些问题指向的，正是“奔马精神”穿越时空的生命力。

马是沉默的知己，承载激情与忧思

在徐小阳眼中，马对祖父而言，是一位沉默的知己，承载了他生命中的激情、忧思与希望。他笔下的奔马，极少悠闲吃草，多是昂扬、奔腾、嘶鸣之态，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。

徐小阳回忆，祖父早期画马，笔触间常透出孤愤与苍凉，那是他青年时求学突围、渴望认同却深感时艰的写照；至后期山河动荡，家国内忧外困、举步维艰，他借骏马奔跃之姿，寄托对民族冲破困境的期盼。

1941 年，徐悲鸿得知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，彻夜难眠，连夜挥毫作出《奔马图》。画中骏马自远而近，奋蹄疾驰，马腿如刀似铁，力透纸背；腹臀鬃尾则以饱满弧线挥扫，似蓄风雷之势。整幅作品墨气淋漓，恍如有蹄声破纸而出。

当时徐悲鸿旅居马来西亚，在那里创作了上千幅作品，并义卖画作、捐资抚恤抗战烈士遗孤，在当地留下了他特殊的历史印记。

以西方写实造型，画东方气韵

清末民初，康有为痛感当时画坛陈陈相因，力主“改良中国画”。在他的影响与支持下，徐悲鸿负笈海外，系统学习西方绘画的解剖、透视与光影。徐悲鸿学习的目的是“采撷”，而非“替代”。在法国，他长期研究马的石膏模型，在马厩反复速写，力求精确掌握其每一块骨骼和肌肉的运动。徐小阳表示，今天家中保存的祖父素描稿上，清晰标注着马肌肉的结构解剖学名词。

徐悲鸿骨子里深受中国儒家“求真”思想影响，将中国画“以形写神”“气韵生动”的笔墨美学视为灵魂。他将西方精准造型与东方写意笔墨融为一体，以中国画的笔、墨、纸，画出既具坚实解剖结构、又充满飞扬气韵的奔马。

守正创新与主动对话

徐悲鸿曾说：“古法之佳者守之，垂绝者继之，不佳者改之，未足者增之，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。”

2026年1月8日，民众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参观徐悲鸿作品。随着丙午马年的临近，与马相关的元素受到民众关注。易海菲 摄

徐小阳认为，深入理解自身的文化精髓，才能有选择、有创造地吸收外来营养，形成新的、富有生命力的表达。

对于当下年轻人如何更好地参与东西方文化交流，徐小阳提出两点建议：一是“守正创新”的创作态度。真正的融合不是符号拼贴，而是内核贯通。徐悲鸿为画马，长期观察写生，钻研解剖，将西方写实与中国写意融为一炉。年轻人也应追求这种“内化融合”，让不同文化在作品中生长出新的生命力。二是“主动对话”的传播姿态。1933 年，徐悲鸿抵押家产，携中国画赴欧洲巡展。他不是在展示“东方奇观”，而是在搭建理解之桥，让世界看到中国艺术与民族精神的一体性。真正的文化对话，需要“走出去”的主动、真诚的勇气，以及在关键时刻的文化担当。

无论东西，奔马精神不息

在东西方文化中，“马的精神”既有共通，也有差异。徐小阳表示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马常被赋予哲学意涵与文人情怀。“龙马精神”喻示健康昂扬的生命状态，“鞍马劳顿”则暗喻旅途的困顿疲惫。马成为一种精神气格的象征，承载着中国人对进取、坚韧与人格完善的向往。

在西方古典传统中，马更多与英雄叙事、战争史诗或权力象征相结合，代表着个体的勇气、文明的扩张力，以及对未知世界的征服欲望。

“于祖父而言，马从来不止于骏骨英姿，更是昂首抗世、踏破荆棘的精神化身。”徐小阳说。近百年前，徐悲鸿笔下的马在战火中奔跑，是为民族存亡疾呼；而今天，人们在生活中奔跑，是为在纷繁的时代中重新找寻自我的使命与价值。“这其中贯穿着同一种精神内核：无论在何种境遇下，都要保持向前奔走的姿态。”

徐小阳回忆起祖父常说的话：“人不可有傲气，但不可无傲骨。”徐悲鸿也曾经历至暗时刻。1915 年，他因前途渺茫、生计困顿，一度站在黄浦江边意图轻生，幸被友人奋力救回。从那之后，他带着一种“奔跑不息”的觉悟，从上海到巴黎，再到下南洋、赴印度，最终以艺术报国，走出一条壮阔的人生之路。

“在任何艰难时刻，保持奔跑的勇气，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”徐小阳说，“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奔马精神，永不止息。”